



chapter 2

# 藍鑽石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亨利·馬當街一三四號的小公館裡，老將軍奧特雷克男爵半躺在一張舒適的扶手椅上，一旁的看護小姐正唸書給他聽，奧古斯特修女則用長柄暖爐爲他溫暖床被，並準備夜間照明要用的小蠟燭。這位男爵曾是第二帝國時期法國駐柏林的大使，這間公館是他兄長半年前作爲遺產留給他的。

這天晚上，奧古斯特修女因爲某些原因，不得不回自己的修道院去見院長，並留在修道院過一夜。十一點鐘時，她對看護說道：

「安托內特小姐，我這邊事情已經做完了，我得先走了。」

「好的，修女。」

「妳要特別注意，廚娘已經放假了，公館裡除妳之外只剩一個傭人。」

「您不用擔心男爵先生，我會按平常那樣就睡在隔壁房間裡，而且房門會開著。」

奧古斯特修女便離開了，過了一會兒，傭人查理斯來詢問還有什麼吩咐，男爵親自吩咐了他。

「還是一樣的事情，查理斯。檢查一下你房間的電鈴是不是好的，我只要一按鈴你就要趕快去請醫生。」

「將軍您總是愛操心。」

「身體實在是不好啊……相當不好。我們繼續吧，安托內特小姐，剛剛讀到哪了？」

「男爵先生，您不打算上床休息嗎？」

「不，不用，我一向睡得很晚，再說我自己可以回房間，不需要別人幫忙。」

過了二十分鐘，老將軍又開始打盹了，安托內特小姐蹣跚著腳輕聲走開了。

這時，查理斯和往常一樣，仔細地檢查並關上一樓所有的百葉窗。

他插上廚房通往花園那道門的門門，然後將前廳的兩扇門門上門鏈，這才回到四樓自己的房裡躺下睡了。

大約一小時後，他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電鈴響了，而且一連響了七、八秒鐘都沒有間斷……

「好吧，」查理斯回過神來自言自語道，「男爵先生不知道又冒出什麼怪念頭了。」

他套上衣服很快下樓來到男爵房門口，習慣性地敲了門，沒有得到回答，便開門走了進去。



「看看這裡，」他咕噥道，「連燈也關著……怎麼不開燈呢？」

他低聲叫道：

「小姐？」

沒有任何回答。

「您在嗎，小姐？……到底怎麼了？男爵先生是不是病了？」

周圍還是一片沉寂，直壓上人心頭的靜默。他向前走了兩步，腳踢到一張椅子，他摸索了一下，發現那張椅子被翻倒在地板上。他的手馬上又摸到了旁邊一張獨腳小圓桌和一座屏風也傾倒了。他著急起來，回到牆角邊摸索著電燈開關，接著他開了燈。

在房間中間，桌子和有鏡子的衣櫃之間躺著主人奧特雷克男爵的屍體。

「這怎麼回事！……怎麼可能？……」他結結巴巴地說著。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是一動也不動，瞪大雙眼，看著眼前的雜亂一片，椅子都被翻倒在地，一個大水晶燭臺摔成了碎片，掛鐘掉到壁爐上方的大理石上，這些痕跡都表現出戰鬥的可怕與激烈程度。離屍體不遠處有一把閃閃發亮的鋼柄小刀，刀刃上滴著血。床墊旁還掛著一塊手帕，上面沾染了紅色的印跡。

查理斯驚恐地叫了出來——屍體動了兩下，蜷縮起來……然後又顫抖了兩三下後就沒了動靜。查理斯彎下腰查看，鮮血從男爵頸上細細的傷口中滲出來，在地毯上留下了黑色的斑斑點點，

屍體臉上依然留著驚恐的表情。

「有人殺了他，」他結結巴巴地說道，「有人殺了他。」

然後他害怕地想到很可能還有另外一樁犯罪——陪伴男爵的看護不就睡在隔壁房裡？殺害男爵的人也許也殺了她？

他走到隔壁房間，推開門，房間是空的。他得出結論：看護安托內特小姐被綁架了，或是在犯罪發生前就先離開了。

他又回到男爵房間，掃了一眼寫字檯，他注意到這件傢俱並沒有被砸壞。

他還在桌上看到一把金路易<sup>①</sup>，就在鑰匙串和錢包的旁邊，男爵每晚都把這兩樣東西放在桌上。查理斯一把抓起錢包打開，錢包其中一個口袋裡有些紙幣。他數了數，一共十三張百元大鈔。

他無法抵抗這個誘惑，幾乎是本能的、機械性的，便拿起那十三張鈔票藏在外套裡，衝下樓梯，拉開門門，拔開門鍊出了門，然後關上門，從花園離開，對自己的動作完全無法作出思考。

不過，查理斯是個老實人。他還沒推開柵欄，只是被室外的新鮮空氣一吹，臉上澆了些雨水，就清醒過來，停下腳步。他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突然感到很可怕。

一輛馬車經過，他叫住車夫。

「先生，請您到警察局幫忙請個員警過來……要快一點！這裡有人死了。」

車夫馬上快馬加鞭往警察局趕去，而當查理斯想回屋子裡的時候，卻發現沒辦法回去了，他剛



剛出來時把柵欄給關上了，從外面沒法打開。再說按門鈴也沒用，因為公館裡已經沒人了。

他於是沿著街邊的花園散步，這些花園在靠著犬舍地鐵站的那面街上構成了一道翠綠的灌木鑲邊，而且修剪得很漂亮。一個小時以後員警才趕過來，查理斯講述了事情的細節經過，然後把十三張鈔票拿了出來。

就在他交代事情經過時，有人叫來一個鎖匠，費了一番功夫才把花園柵欄和前廳的門給打開。

員警上樓後，只看了房間一眼就馬上回頭對傭人說：

「你剛才跟我說房間裡亂得一塌糊塗，你過來看看。」

查理斯往房裡一看，然後似乎被催眠了，呆在門口一動也不動——所有的傢俱都回到了原來的位置！獨腳小圓桌立在兩扇窗戶之間，椅子都好好地擺放著，掛鐘也正常的掛在壁爐上方，燭臺的碎片也都不見了。

他驚訝地張大了嘴，一字一頓地說道：

「屍體呢？……男爵先生呢？……」

「受害人在哪呢？」員警嚷嚷道。

員警說完朝著床邊走去，掀開了床單，前法國駐柏林大使，奧特雷克男爵靜靜的躺在那。將軍服的外套蓋在他身上，上頭還別著榮譽勳章。他臉上的神情很平靜，眼睛也閉著。

傭人結結巴巴地說道：

「有人來過這裡。」

「從哪來的？」

「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人趁我不在的時候來過了……您看，原本地上有一把很薄的鋼柄小刀……而床邊還有一塊沾血的手帕……這些都不見了……被人拿走了……現在這一切都被重新布置過……」

「誰做的呢？」

「一定是兇手！」

「但我們看到所有的門都是關上鎖著的。」

「他肯定之前還留在公館裡。」

「那他現在就應該還在屋子裡，因為您沒有離開過柵欄外的人行道。」

傭人想了想，慢慢地說道：

「是的……是的……我的確沒有離開柵欄很遠……但……」

「那您看見最後一個待在男爵身邊的人是誰？」

「安托內特小姐，陪伴他的一位看護。」

「她人呢？」

「她的床鋪很整齊，我覺得她應該是利用奧古斯特修女不在的機會溜出去了。這不讓人訝異



啊，她長得那麼漂亮……又年輕……」

「但她是怎麼出去的呢？」

「從大門出去的啊。」

「您可是拴上門門，又掛上門鍊的啊！」

「那是後來！在事情發生之前她應該就已經離開公館了。」

「犯罪就是在她離開之後發生的囉？」

「是的。」

房子從上至下，從閣樓到地窖都被搜了個遍；但兇手已經逃走了。怎麼逃走的？什麼時候逃走的？是他還是他的同謀覺得有必要回到犯罪現場把可能牽扯到他的東西都消除掉？這些都是警方面臨的問題。

七點鐘的時候法醫到場了，八點的時候局長帝杜伊先生也到了，接著是檢察官和預審法官。各式人員將公館塞得滿滿的，其中有警探、警員、記者、奧特雷克男爵的侄子和其他的家族成員。

警方四處搜索，根據查理斯的回憶研究屍體位置。奧古斯特修女一趕到就接受了詢問。什麼發現也沒有，頂多只是奧古斯特修女對安托內特·布蕾亞的失蹤感到很驚訝。這個年輕姑娘是十二天前應徵進來的，擁有好幾份出色的推薦信。修女不敢相信她竟會拋下自己的病人，晚上一個人偷跑出去約會。

「如果她是偷溜出去約會的話，」預審法官強調，「現在早就應該回來了。我們又回到同一個問題上：她現在人呢？」

「我覺得她是被兇手綁架了。」查理斯說。

這個假設是很合理的，目前看起來也的確是這樣，局長開口道：

「被綁架？的確是有這可能。」

「不，完全不可能，」一個聲音說道，「而且和事實、調查的結果，甚至和證據本身完全不符。」

當人們認出這個聲音粗野、語調唐突的人是葛尼瑪之後，沒人感到驚訝。也只有當面對著他的時候，人們才能原諒那種有點放肆的表達方式。

「喲，是你哪，葛尼瑪？」帝杜伊先生叫道，「我剛剛怎麼沒看見你。」

「我在這已經兩個鐘頭了。」

「這麼說你終於對二十三期五一四號彩券以外的東西感興趣了？那件克萊佩倫路的律師房內，金髮女子和亞森·羅蘋神秘消失的案子。」

「哼！走著瞧吧！」老探長冷笑道，「我可不敢肯定羅蘋跟眼前這樁案子完全無關……不過還是先把彩券的事放在一邊，我們整理一下眼前是怎麼一回兒事。」

有些名氣大的警探有自己獨特的辦案手法，會在司法檔案中留名，但葛尼瑪不是這樣的人。他





身上缺少像杜彭<sup>②</sup>、勒考克<sup>③</sup>和夏洛克·福爾摩斯那類人天才般的靈感與才智。不過他還是擁有中上程度的智慧，以及不錯的觀察力、洞察力、毅力與直覺。他的優點在於查案時完全不會被外界干擾。除了亞森·羅蘋對他施加的魔法外，其他任何因素都不會讓他亂了陣腳影響辦案。

不論如何，在這個上午，他很出色的展現出自己的能力，他的辦案方法是法官欣賞的那種。

「首先，」他開始說道，「我要請查理斯先生確定一點，您第一次看到的所有那些被打翻或是被弄亂的東西，是不是在您第二次來的時候已經回到了原位？」

「正是如此。」

「那麼很明顯，只有可能是一個熟悉物品原本所在位置的人才能把它們都放回去。」

這個意見讓在場的人吃了一驚。葛尼瑪又說道：

「另外一個問題，查理斯先生……您是被鈴聲叫醒的……依您看，是誰按鈴叫您呢？」

「自然是男爵先生。」

「就算是吧，那他是什麼時候按鈴的呢？」

「在那場打鬥之後……大概是臨死的時候吧。」

「不可能，因為您後來發現他死亡的地方離電鈴按鈕足足有四公尺遠。」

「那他就是在打鬥時按的鈴。」

「不可能，因為您說鈴聲持續響了七、八秒鐘，您認為犯人會給他這麼充裕的按鈴時間嗎？」

「那就是在遇襲之前按的。」

「這也不可能，您告訴我們鈴聲響起的時間和您進房間的時間間隔最多只有三分鐘。如果男爵是打鬥之前按的鈴，那打鬥、謀殺、瀕死和逃逸都發生在這短短三分鐘之內。我再重複一次，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預審法官說道，「確實有人按了鈴，如果不是男爵，那是誰呢？」

「是兇手。」

「兇手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但至少他按鈴的這件事實向我們證明兇手知道電鈴和某個傭人的房間是相連的，如果不是這棟公館裡的人，怎麼會知道這點呢？」

推測的範圍縮小了，葛尼瑪只用了簡短明快、合乎邏輯的幾句話就把事情理清。老探長的想法很合理，預審法官自然而然地總結道：

「簡單說，你懷疑安托內特·布蕾亞。」

「我不是懷疑，我認為就是她。」

「你認為她是共犯？」

「我認為她殺害了奧特雷克男爵。」

「說說看你有什麼證據？……」